

不满东家 女保姆卷款开溜

本报记者担任人民陪审员参审盗窃案



记者陪审员直击

前天上午，卢湾区法院刑事审判庭，记者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一起盗窃案。保姆蔡进良偷盗东家的1.98万元人民币和800元港币，被当庭判决有期徒刑3年半，并处罚金。目前，本市外来女性近200万，其中比例最大的是“低学历、低收入、低工作层次”的外来务工女性，她们的犯罪率逐年上升，建维权预警机制防“无知犯罪”，已是当务之急。

刷漆挨打伸贼手

上午10时，审判长、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各就各位。33岁的被告蔡进良站在审判席上。她没有请律师，她说完全承认罪行，不需要辩护。

审判长：你为何要偷盗东家的钱财？

蔡进良：今年3月8日，通过

一家中介公司介绍，我从湖南老家来为东家做保姆。案发前一天，东家要我为铁栏杆刷漆，我刷了，但不符合东家的要求，东家就打我。我说把工钱结了，我不干了，东家不答应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偷了东家的钱跑了。

陪审员：你说的案发原因，有证据证明吗？此前，你和东家发生过什么矛盾吗？

蔡进良：没有，没有证据，过去也没有什么矛盾。我很后悔。

独在异乡边缘化

4月7日上午，东家起床后，发现保姆蔡进良不见了。同时消失的，除了东家钱包里的1.98万元和800元港币，还有保姆的身份证复印件。东家马上报案。5月2日，警方在松江区的一家旅馆里发现了网上通缉的蔡进良。到案后，蔡进良承认了偷盗事实，并退回了大部分赃款，但有9800元已被花掉。

法庭上，蔡进良被当庭判决有期徒刑3年半。

3人合议庭认为，假如蔡进良所说的案件起因是事实，假如她只偷走了相当于工资的那份钱，量刑时可以另做考虑。但她没有证据。更何况，盗窃数目巨大，依照刑法，量刑区间在3年到10年之间。因她是初犯，认罪态度好，才从轻处罚。

庭审中，旁听席上空荡荡，只坐着一个中年男子。开庭前，他在门口张望，审判长问他是否要旁听，他说是，便坐到了旁听席上，一只手撑着下巴，一直听得专注。

“他应该是被告的亲属吧，是丈夫还是兄弟？”庭审后，陪审员问审判长。“都有可能。被告的社会关系在外地，不会有太多的人来旁听。”审判长说。

法官们见过不止一个“蔡进良”，她们大多小学或中学毕业，从老家到上海打工，脱离了原来的生

活环境和社会关系，被边缘化，未能融入本地生活，原本由亲人、朋友、邻居等形成的社会制约系统缺失，羞耻感逐渐淡薄。偷盗是可耻的，在家乡蔡进良也许就不敢偷盗，但在陌生的城市，道德约束松懈了，犯罪的几率也因此增加了。

建维权预警机制

市人大代表静安区专题调研组刚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，预防和控制外来务工女性犯罪，需要尽快建立维权预警机制，畅通维权渠道。

许多外来务工女性对上海的法律和维权渠道都不了解，碰到问题，不知该到哪里去求助，以致“无知犯罪”。因此，调查报告建议，司法、公安、妇联、行政等部门协调配合，在社区采取多种形式向外来女性宣传法律救助途径，帮助她们学会依法维权。

本报记者 姚丽萍

张先生在七宝镇上的“迪信通手机连锁”店堂内摔倒，起诉要求对方赔偿损失。8月27日，闵行区法院确认张先生担责80%，公司担责20%，一审判决公司赔偿张先生医疗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律师代理费等共计2558元。

摔伤索赔

2006年10月10日，张先生到这家店购买手机，不慎摔倒，经诊断为右髌骨骨折。他诉称，店正中央的台阶存在安全隐患，导致其踩空摔倒。迪信通公司作为经营者，应承担相应责任。原告遂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1万余元。

辩称无责

迪信通公司辩称，不能确认张先生是在店内踩空台阶导致摔倒受伤。张先生曾在今年1月要求调解，但之前迪信通公司根本不知道他摔倒之事，当时离张先生所称的事发时间已经过了几个月。张先生的受伤与迪信通公司无关，他也没有在店内购买手机，并非迪信通公司的消费者，所以对张先生没有安全保障义务。

现场勘查

审理中，法官来到现场勘查，发现张先生摔倒受伤处的台阶位于大堂内走道，共为两级、高度均在13厘米左右，台阶东西长约60厘米，南北长约257厘米。现迪信通公司已用一长约180厘米的黑色材质斜坡将台阶覆盖。

法院认为，台阶位于店内大堂通道，有一定高度，台阶上下地面均为一色的白色大理石，且台阶两端均设置手机柜台，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，又未设置台阶的警示标志，确实对不熟悉此处地形的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，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，有一定的过错。

但张先生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也未尽到必要注意义务，是导致自身受伤的主要原因。通讯员 杨克元

本报记者 宋宁华



海湾寝园
上海市一级公墓
葬式多样化、服务个性化
环境公园化、墓型艺术化
电话:57120077 63137008

为动迁款假离婚，房子儿子全归妻子 弄假成真“赔了夫人又折房”



绍波 图

为了拿到动迁款，夫妇俩来了个假离婚。没想到弄巧成拙，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，丈夫高先生“赔了夫人又折房”。日前，虹口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双方现住房屋产权归原告秦女士所有，被告高先生应协助前妻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变更手续。

秦女士与高先生在1986年结婚，第二年生育一子。2000年，夫妇俩购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二室户房屋，一家三口和秦女士的父母一同居住。房屋以夫妻两人的名义登记，属夫妻共同财产。

2004年，高先生母亲家要动迁，为了得到动迁款，双方约定假离婚。离婚协议中夫妇俩商定，儿子随女方生活，男方每月承担生活费、教育费和医疗费，现住的房子产权归女方所有。之后，高先生将户口迁到了自己母亲家。

离婚后的秦女士和高先生在2007年之前关系还不错，还一起参加家庭聚会。之后，两人开始不合，高先生怀疑秦女士有了新欢。因高先生一直不协助秦女士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变更手续，今年6月秦女士一纸诉状将高先生告至

法庭，要求法院确认房屋产权归她所有。

庭审中，秦女士认为原、被告的离婚是经国家民政机关批准系合法有效的，离婚协议书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，被告应按约履行。被告高先生说，当初为了能够在他的母亲处得到房屋拆迁安置，就与秦女士协商假离婚，并约定房屋产权归原告所有。双方登记离婚后仍同居一室，是假离婚。审

理中，原、被告之子出庭作证称，父母离婚后生活、经济等方面都互相依赖，当时双方关系良好。

法院认为，夫妻双方离婚时对共同财产处分的约定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对当事人双方具有约束力，双方应自觉履行。现秦女士要求确认系争房屋归其所有，理由正当，依法应予支持，故作出上述一审判决。通讯员 徐玉峰 顾琼

本报记者 袁玮

急事、琐事、棘手事，事事挂心

本市“十佳”人民调解员上午受表彰

包雅飞说，再小的民事也是大事，要以满腔的热情排解纠纷。

“东明骄傲”

“东明骄傲”是浦东东明街道父老乡亲给首席调解员冯红梅的荣誉称号。握有法律专业文凭的冯红梅，在退休时拒绝多家企业的邀请，执意到街道从事调解工作。几年里，仅重大复杂的纠纷就成功调处47起。

一次，一名78岁的老人在听了冯红梅讲的《民法》课后，向冯红梅吐露了一件心事。老人一人独居，把一生的积蓄3万元借给了邻居做生意。没想到，3个月借款期过去了，邻居非但分文未还，还去了外地至今不见踪影。冯红梅马上替她算了一下诉讼时效。好险，离2年的诉讼时效期满仅剩下十来天了。

在冯红梅的指点下，老人一纸诉状送进了法院。说来也巧，一个多月后，邻居从外地回来过春节。没多久，法院判决老人胜诉，3万元“养老钱”回到了老人手里。

“小字辈”

调解干部朱海若是宝山区友谊街道宝山十村居民眼中的“小字辈”，今年才35岁。可“小字辈”的作用却不小，每当小区有纠纷或矛盾发生时，身为居委会主任的朱海若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

有一段时间，小区商业配套房里开出了一家拉面馆，油烟、噪声污染环境，居民们怨声载道。朱海若多次走访居民，联系有关专家测试，将数据提供给环保部门，建议拉面馆整改。一起可能激化的群体性矛盾

被平息了。

朱海若还善于总结经验，形成了“心理缓和法”“换位思考法”“分开引导法”“情理教育法”等独特的工作方法。

“精品”

徐汇区斜土街道曾一起房产继承纠纷，双方耗时2年打了8场官司也未能解决。街道调解员张兴法揽下了这件棘手活，开了上百次调解会，终于促成和解。社区居民都称张兴法是“精品”调解员。

一名装潢老板拖欠工人的工资和建材店货款，而装潢质量又引来用户索赔。张兴法安抚众人情绪，并逐一登记债权债务，再要求装潢老板出具偿债担保，整整调处了2天，才使这起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。

“包大人”

在嘉定区真新街道，居民们常说：人家有事找警察，我们有事是找“包大人”。这“包大人”还真姓包，就是街道人民调解室主任包翠华。

小夫妻吵架了，她会到场劝解；老人们打牌红了脸，她会立马赶到平息；刑释人员出狱后，她帮着找工作；母亡父入狱的孩子流浪街头无人管，她带回家，一养就是3年……每年，包翠华都要调处纠纷几百起，而且无一调解不当而上访的。

排解纷争也有风险。包翠华就曾遭人辱骂和威胁，但她没有后退半步。她为自己买了6份保险，对丈夫和儿子说道：我不会放弃这份事业，一旦我出了什么事，这也是给你们的一份保障，不要给政府添麻烦。

张枝香、周进、徐之富、徐诸良、蔡祥云……正是数以千计的人民调解员付出努力，我们的社会才更加平安与和谐。本报记者 郑裕利

通讯员 施妍萍



主办：解放日报、文汇报、新民晚报、市委政法委、市综治办
协办：市爱心帮教基金会

今天上午，本市表彰“十佳”人民调解员。他们用法律和热情化解着矛盾和纠纷，受到了所在社区群众的广泛好评和爱戴。

“众家阿姨”

在虹口区乍浦街道，包雅飞得上“老土地”了，她在这里做了将近30年的人民调解工作，人头熟，关系密，居民们把她视为“众家阿姨”。

亮妹和权哥离婚后，独自抚养女儿。母女俩户口虽在权哥那里，却不能入住。而权哥也从未付过女儿生活费。这次，房屋动迁，权哥拿走了全部动迁款，亮妹无奈之下只得求助“众家阿姨”。包雅飞几番理论论情论法，终于打动了权哥，不仅解决了动迁款的分配纠纷，还争得了孩子应得的生活费。